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蟻之願

陳金麗

牆角的泥縫裡，一隻小螞蟻捧著半粒碎米發呆。

以前它總是不停地幹活，搬米粒，拖草屑，鑽土洞，一天到晚沒個消停，被螞蟻叫做「無用的笨蟻」，別的螞蟻走得飛快，心裡只有食物和巢穴，只有它，喜歡趴在草葉上，看天邊的雲來來往往，聽風穿過樹林的聲音。

它開始懺悔，不是懺悔偷懶，而是懺悔以前活得太草率，沒有看過天地，沒有守住本心，它渴望不再做一隻隨波逐流的螞蟻，掙脫螞蟻群的束縛，去遠眺山花，去觸摸晨露。

「土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它雖小，但也有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的想法，這個想法在心底紮了根。

它放下那半粒碎米，不再爭搶，不再盲從跟著螞蟻群跑，它要等一場春風，等一次花開，安安靜靜做一隻心懷美好的螞蟻。

不遠處的草莖上，一隻螞蟻正在抖動著翅膀大聲歌唱。

一方小院 千里歸途

熊文軒

老家群裡，叔叔不時地會給我們發來了幾張照片，分享老家小院的近況。天暖了，陽光足，叔叔把新收的麥子，全都鋪展在院子裡，金燦燦的。飽滿的麥粒，在午後的光裡，暖呵呵地躺著。就連周圍的空氣，都染上了新糧特有的、乾燥而樸實的香氣。院子邊上，叔叔種的一畦畦小蔥，也長勢喜人，綠得張揚，綠得潑辣，一簇簇的，搖曳著春的生命力。

我的目光，卻穿過屏幕裡的金黃與翠綠，落到了更久遠的時光裡。那時，老家三間平房的院子，比這個大得多。



文藝副刊

海韻

它一直在林子中的小蟲子們的追逐之下，叫聲十分清脆好聽，身姿也十分挺拔，大家都稱它是林中的歌者，但是它自己清楚，自己只是喜歡被大家追逐的感覺，每天都是唱著一首曲子，並沒有開心過，其實它也很想悔過自新，想要演唱出一首屬於自然的歌謠，可是又怕失去了現在這種風光。

它覺得自己挺聰明的，覺得即使自己有點小錯，也是林子裡的「風雅之蟲」，和那些整天忙忙碌碌、毫無詩意的螞蟻不是一類，它一邊吃著草葉，一邊想著怎樣保住自己的名聲，怎樣讓人們一直追捧下去。

回過頭來，看到了那只放棄米粒，一動不動的小螞蟻，螞蟻抬起觸角問道：「小螞蟻，你怎麼不搬東西了？」

螞蟻小聲說：「我正在懺悔，我想換個活法，不想再像無頭蒼蠅一樣亂撞了。」

螞蟻聽罷，心裡驟然一緊。

要是這螞蟻真就變成那樣，活得自在又自由，自己這樣貪虛名、假裝風雅，不就成了笑話麼？」

它越想越怕，只怕這份安穩的風光，會被這份純粹的初心比下去。

螞蟻停止了叫聲，悄悄地跳開。

它找來林間最有威望的蜘蛛，對蜘蛛行了個大禮，口口聲聲稱自己以後要重新做

爺爺離世得早，院子都是奶奶在打理。她種了一棵棗樹，一棵石榴樹，土裡除了種點平常吃的小蔥和韭菜，其餘的牆根都是奶奶養的花。芍藥、杜鵑、鳳仙、雛菊……都不是什麼名貴的花，可是熱熱鬧鬧，潑潑灑灑，點綴著小院。斜角，奶奶還養著幾隻雞。平時就讓他們在院子裡刨食吃，等年底除夕的時候，才捨得宰了，等我們回去過年一起吃。那時的院子，熙熙攘攘的，雞鳴、花香、孩子的嬉鬧，和炊煙揉在一起，盛滿了生機，也塞滿了鄉情。

後來，縣城改造，大家都要搬離小院，住到樓房裡。我很多年沒回老家，也沒見到小院最後一眼。而住了大半輩子平房的奶奶，一搬到叔叔家，踩在光潔的地板上，心裡卻總是不踏實。

她說，人就像是飄著的，沒個著落。見狀，父親和叔叔便合力把十幾里地之外，早年在農村的小院重新整修了起來。那小院，雖小了些，但一出門，往東頭一走，便是無垠的、綠波蕩漾的麥田。奶奶生病後，身體大不如前，腰也彎不下去了，卻執意要搬回去住。她說，就算什麼也幹不了，每天只在院子裡坐坐，看看天，摸摸土，心裡就順暢了。

奶奶去世前，她最想回的也是這方小院。她瀰留之際，還不太放心地念叨，怕一貫粗心的叔叔照料不好她的花木，荒廢了她

人，只守著林間的草木，再也不浪費時間了，話鋒一轉就舉報說在牆角處有一隻螞蟻，不勞作，壞了蟲群的規矩，天天無所事事。

蜘蛛一直佩服這種「知錯就改」的精神，馬上跟螞蟻來到牆角的泥縫前面。

小螞蟻還是趴著看天邊的雲朵，眼睛裡滿是憧憬美好的東西，蜘蛛絲條一甩就把這只心懷希望的小螞蟻連同它心裡那點美好的願望一起裹進蛛網裡。

後來蜘蛛就在林間的眾生面前大聲宣揚，說螞蟻是個明事理懂規矩的益蟲。

生靈們齊聲附和，向著螞蟻大肆吹捧，蟲群還舉行了一個集會，給螞蟻頒發了一枚「賢良之蟲」的獎章，螞蟻站在高處，放聲高歌，接受眾人的吹捧，好不風光。

只是沒人記得，那只捨棄米粒追尋自由的小螞蟻，從前有著怎樣一顆乾淨的心，汪曾祺說「人間草木，各有悲歡」，這林間的小小悲歡，其實一直藏著最真實的人心，有時候，初心敵不過算計，美好抵不過虛名，那些一心向陽的純粹，往往會被別有用心的人，輕易地碾碎在塵埃裡。

那些披著改過外衣，心裡卻存著私心的人，成了世人稱讚的榜樣，這就是林間最無聲的涼薄。

的土地。

可生命與眷戀，自有其傳承的方式。奶奶走後，叔叔往小院跑得更勤了。只要得空，他就騎上電動車，回去住上兩天。翻土，澆水，除雜草，將院子打理得井井有條。他還將村子人種的麥子細心曬乾，打成精細的麵粉，壓成麵條，一袋袋分給我們。電話那頭的叔叔和嬸嬸憨厚地笑著：「這是咱自己壓的麥，香！」。彷彿那麵粉裡，揉進去的不仅是麥子，還有那故鄉炙熱的陽光、清透的雨水和四季的風。沒成想，小院在叔叔的手裡，竟真的，一如既往的，生長著。

而我的父親，在城市裡住了大半生，心卻像一隻繫著長線的風箏，線的另一端，牢牢地拴在那片魯西南的黃土上。假期裡，他一個人，會開著七個多小時的車，不為別的，就為了踩踩故鄉的土，在院子裡安靜的坐會兒，或是去老人的墳上低低說一句：「爹，娘，兒回來了。家裡都好，院子也好。」

叔叔在群裡，也跟我說「放了假，帶孩子們回來住住，玩玩，認認家門。」是啊，「認認家門」，那是我們的小院，我們的根，我們的家。

院裡長著麥子，長著蔥韭，長著棗樹與石榴，也長著我們這個家，永不褪色的記憶與團圓。

家鄉的小河

廖校明

夏日的陽光灑在寧靜的村子裡，為這座古老的村落披上一層金色的薄紗。我漫步在家鄉的小河邊，心中湧起一陣難以言說的情愫。這條小河，是我童年的記憶，成長的見證，也是我心中永遠的牽掛。

家鄉的小河並不寬闊，卻別有一種動人的韻致。河水清淺見底，卵石在陽光下粼粼閃爍，彷彿散落在河床上的星子。岸邊，一行垂柳依依，柔長的枝條隨風輕搖，好似在低語歲月的故事。陽光從柳葉的縫隙漏下，在水面投出斑斑駁駁的光影，一切都美得像一幅安靜的詩。

小時候，我常和小夥伴們來到河邊。我們撿石子、打水仗、捉小魚小蝦。那些快活的時光，清晰如昨，卻又遙遙如夢。夏日的午後，我們坐在柳蔭下，讓涼潤的河風拂過臉頰。那時的歡聲笑語，那時的無憂無慮，如今都成了心底最珍貴的印記。

後來，我離開家鄉，去了遠方的城市。那裡繁華而匆忙，卻少了故鄉的寧謐與溫存。每當夜深人靜，我總會想起這條小河，想起那些明亮的日子。我知道，無論走多遠，它都會一直在我心裡流淌。

我靜靜立在河邊，任思緒飄遠。想起曾在這裡嬉鬧的舊日，想起一同長大的玩伴。我們在這條小河裡留下過多少足跡與笑語，如今只能在回憶裡輕輕打撈。

我順著河岸慢慢走，感受這份熟悉的寧靜。陽光照在身上，暖和而輕柔。我閉上眼，深深呼吸這親切的氣息，彷彿能聽見小河在耳邊細聲訴說往事。

我想，這就是家鄉吧。它不僅是一個地方，更是一段情感的歸處，一片心靈的棲地。

無論我們走出多遠，歷經多少世事，總會深深眷念這裡，眷念那一份最初的純粹與美好。

日影漸漸斜了，我依依不捨地轉身。可我知道，這不是離別，而是另一種重逢。臨走前，我又回頭望了望那條靜靜流淌的小河。它依舊在那裡，不慌不忙，像在說著綿長的光陰。我微微一笑，轉身離去。心底清楚，無論走到何方，我都會記得它——記得它給過我的快樂，與它贈予我的、潤澤一生的波光。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宓月

634期

白果樹之春（外四章）

橋橫野渡

一舟擺渡，白果樹渡口，春秋漲潮逐浪高。

玉亭亭，半島有女初成人。彼岸起口哨，聲聲喚，聲聲慢。莫說小伙輕佻，不說小伙到岸早，牧童橫笛好情調。騎馬、坐轎任你挑。

有了橋，渡口沒有了。兩岸眷戀一肩挑。

站橋上，觀春潮，夕陽蕩漾無限好，只是缺了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妙。

霧鎖小橋，炊煙繞半島。春深處，惟見椿樹吐牙火焰高。

柚子花開

春雖深，柚子花開依舊多花蕾。白花，深藏不露並非出于本心，而是柚子過于強調葉綠素，主推綠葉為主角。

沿單軌路線穿越柚子林，沒有花香，人比樹高，前行彎腰。可見許多護花使者。採花，蜜蜂漫山遍野的航拍。

回木樓，人沒樓高，點頭哈腰。一身柚花香，引無數蜜蜂潦倒。一瓢井水，一飲而盡。一盆清泉洗面，花粉和汗水灑向庭院樹蔭，卻見地上陰影閃爍白光，成就另一種柚子花開。

方塘之問

坡頂柚子林捧著的方塘，張口就問觀察者三個問題：

可否做面鏡，春風起，一面換一面？
可否讓紅蜻蜓、綠蜻蜓超低空飛行？
可否讓蝴蝶亂翻書？

觀察者回應道：你自己的水立方，有自己的主張，亦有自己的權利。方塘做鏡，看

石雕古韻

奔烏江，兩岸莽蒼蒼，一彎壩坨河長敘事。白果樹西渡口，一門煙雨盡收眼底。道光、咸豐留門楣。浪花撒豆豆，滾去一秋又一秋。

文昌閣與楊氏宗祠了無蹤影，幾見碌碌留古韻。今春，墨客與攝影師相遇，雖不及黃鐘大呂，但猶如枝頭喜鵲懷春，「當春乃發生」。

紅衛兵一人，越古稀年，拐杖點石級，面石碑，點點畫畫泛記憶……

山重重，水淼淼，大雁古韻難重逢。一留白，二留白，三留白，入夜天空月牙白。

注*：白果樹是沿河土家族自治縣境內的一個村名。



白果樹瀑布



蕭石，本名張飛，微信暱稱：非三國名將，土家族，貴州沿河人。在地委、鄉鎮掛過職，任過駐村幹部，在省會城市做過報刊編輯、記者。貴州省戲劇家協會會員、沿河劇協主席。現供職于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文體廣電旅遊局。在《滇池》《山花》《劇作家》《藝文論叢》《散文詩》《中國藝術報》、菲律賓《商報》《都市時報》《遵義晚報》等報刊及文化烏江、多彩貴州、眾望、中國詩界、詩刊、新詩刊、散文詩世界、華聲在線等平台發表過若干作品。榮獲過十大文學成就獎、金獎、「三亞杯」華語文學大賽二等獎等多項獎。

油菜花期早過，白果樹*之春已深。壩坨河繞半島，堤長草蔓爬，灘寬壘石濺浪花。

方田土塊圍小樓。百花盡開，鳥徘徊。婦女提籃過門，羊腸路盤旋。童叟依門觀天，白雲片片。

車入半島深處，耳聞震天響。好似神仙播天鼓，轟鳴幽谷。

尋聲幾步，近了。原是瀑布敲牆，洪濤傾洗而下，似萬馬奔騰起煙塵。

觀瀑，初識瀑為奔突之水，幾觀探，瀑乃放下，萬般紅塵的全放下。